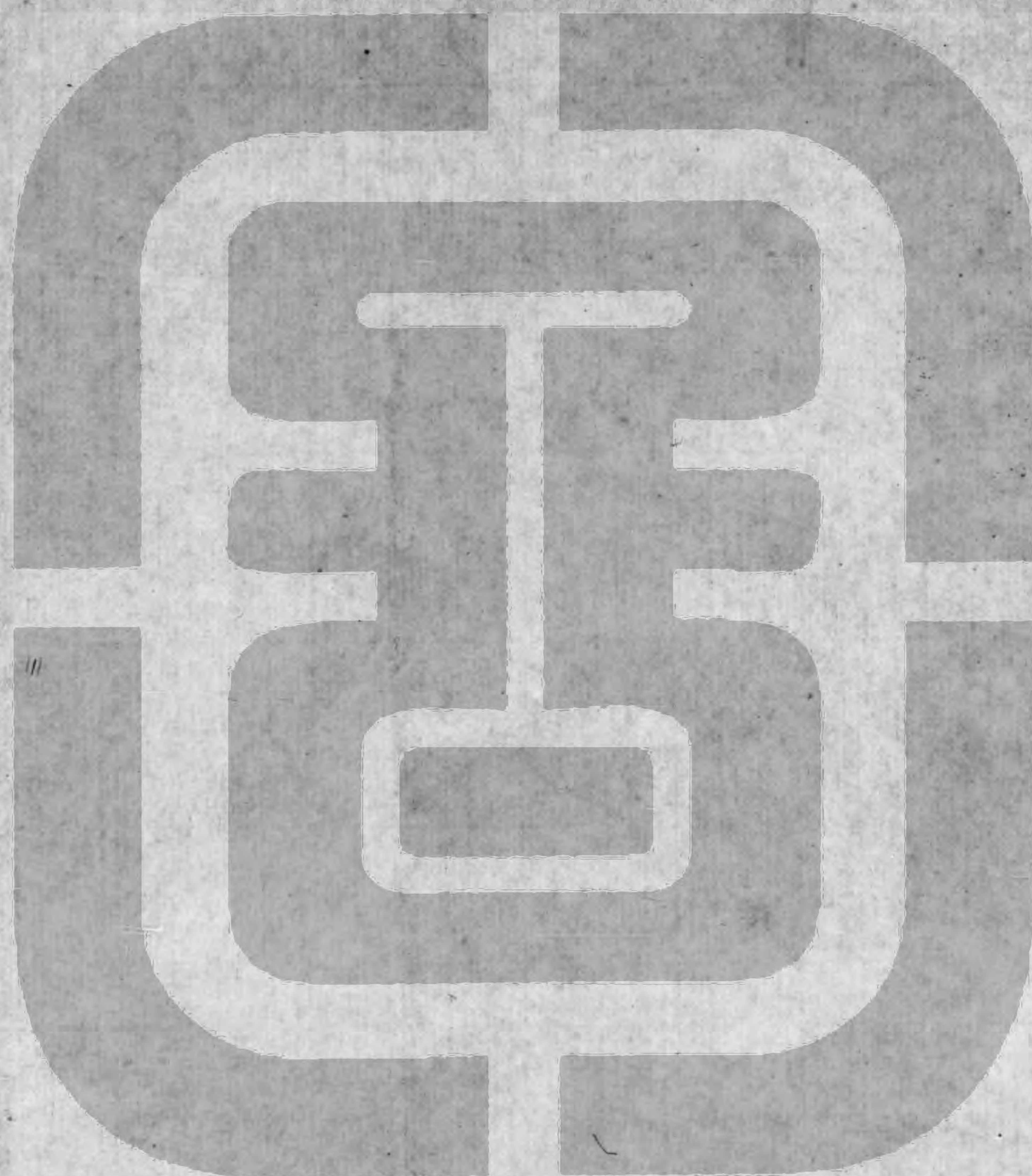


七十八



列傳卷第十八

高麗史一百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柳璩 陞 璩 曼殊

柳璩字天年一字藏之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
登第累遷至國子大司成璩久在政房與俞千遇俱
為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欲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
遺璩銀瓶三十請勿徙璩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
之言于沆得不徙璩謂沆曰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
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
沆以千遇賣已追所賂海流島以故千遇與璩有隙

沈子垣累世用事擅威福時又連歲凶荒餓莩相枕
垣不發倉賑貸由是大夫人心璫遂與金俊等謀誅
垣一日俊等詣璫璫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
椀俊等拜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垣婦
政王室王謂璫曰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潜然注
下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俄遷知奏事左右衛上將
軍璫以近來為知奏者率皆權臣又恐罷祿盛滿力
辭惟以上將軍仍右副承宣賜推誠衛社功臣號又
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甲第土田後因宰樞奏爵其
子六品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陞其鄉儒州監
務為文化縣令璫既誅垣奏置政房于便殿側掌銓

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後弟承俊自以為功高秩卑
心常快：璫聞之謂承俊曰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
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公以隊正越四等授中
郎將不可謂不超遷也承俊益啣之俊每入闕必謁
璫直廬承俊獨不爾璫與俊戲云承俊即將何樣在
璫自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林衍等諸功
臣忌之諧于俊諷王王欲奪其權罷璫承宣除僉書
樞密院事因璫所善將軍禹得圭梁和指諭金得龍
即將慶元祿璫謂俊曰公始與璫同心舉義復政王
室親如骨肉善諧者不能間豈圖今日反如是耶俊
愧謝承俊林衍等不言而退遂殺得圭和得龍流元

祿于遠岳元宗三年命圖形壁上明年守太傅叅知
政事太子太保進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特衍誅俊號衛社璪與大司成金壇禮部侍郎朱悅
將軍金珽素友善數相過一日璪謂壇等曰頃我以
妻服久不視事間有衛社者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
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金鏡聞而銜之訴
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瑄欲執權柄為俊等所排志
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獨璪不悅我親酌以勸
竟不樂以是知其有二心召壇切責曰汝交結柳璪
憑經史好論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予欲罪之第
以汝掌辭命特宥之信勿復爾流璪于里山岳籍其

家璪子行首陞及珽悅並流海岳璪素富嘗徙宅輸
財車馬連亘旬日而止及誅瑄頗有權勢富倍于前
時稱三韓巨富至籍家產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
璪被執赤身不贖一物家人以紅羅襪裹一衣追與
之璪取衣還襪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陞先
行至金剛院逢之璪至臨分携手泣曰父子之恩未
盡當復相見人稱璪之敗富所招也未幾衍釋璪還
至京復流他岳三別抄之亂璪在江華挈家舟還古
京没于賊璪載妻子于小舸財寶于大船與賊共處
久之璪佯嘔若中熱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璪斷纜而
去賊追不及王聞璪陷賊恐以為謀主璪徒步謁王

王大喜厚獎復拜平章事判兵部事螺匠木同誌良
民為隸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其罪王不聽璪與
政堂文學俞千過牒有司免隸為民達魯花赤憾而
告王王亦怒其善新罷璪流千過後千過母訴于達
魯花赤曰吾子與柳璪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達
魯花赤怒流璪于哀島尋召還忠烈二年拜僉議侍
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先是璪以平章罷
元傳繼為贊成而判軍簿修國史至是璪以判版圖
復相位在傳下傳曰吾子柳猶門生安敢居上璪曰
判軍簿為二宰判版圖為三宰其來尚矣相讓久之
王以問許珙對曰璪之言舊制傳之言私恩也後進

讓先進禮也若加璪監修國史躋于傳上亦人望也
從之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曰貞和
宮至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又齊安公淑中贊金方
慶及李昌慶李汾禧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
軌復入江華公主囚貞和宮主天衢亦囚淑方慶等
乃召宰相謀問之天衢忽言曰春期已近諸君宜賦
迎春詩金垵但唯、璪慨然曰王妃與首相俱在縲
絏此豈嘯咏時乎天衢慚報天衢又諷公主親鞫諸
囚公主將從之璪與諸宰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
近世權臣執國命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即
加誅戮如刈草菅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

除此輩使公主來蒞東方臣等以為無復前日之禍
今乃有所此事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國人物衰
耗官軍屯于四面誰敢逃竄無名之書何足取信若
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
王事貞和宮主呪詛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
安堵悉感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
靈背德之禍必反乎身璈自始語涕泣交下言甚切
至左右莫不潛然公主感悟皆釋之獨苗貞和宰相
議請釋畏公主皆默然璈遽起入內力請乃釋王遣
內人謝璈甚勤又有常得儒盧進羨者誣告方慶等
謀叛元帥忻都白王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

璈進曰臣生長邊鄙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
先囚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王然後鞫問所告實則賞
虛則反坐今不因告者便拷掠被告者于理如何忻
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判典理司事時王在元公
主召宰相令卜日作宮室位允字曰今年興土工不
利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答之璈曰臣領造
成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云寧斫頽
不敢卜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耳臣待罪宰
相聞不利于上恐為之耶請備材瓦待大駕還作之
未晚公主默然而止是年上章乞退以匡請大夫僉
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

事世子師致仕自是凡有內宴王必命召八年僧洪
坦以私憾告璪及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勸林庇
寺有異謀下地馬所鞠之璪以老病不逮坦坐誣流
海島十五年卒年七十九謚文正璪體肥短人望之
儼然天資明敏器度雄深能斷大事善接人言笑款
洽有藻鑑元傳許珙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神熙康
高四朝實錄一掌國子監試三典禮閣論文章先體
制而後工拙所得皆知名士李尊庇安珣安戩李混
皆璪門生與俞千遇同掌試千遇喜自用程文有微
疵必欲摘之璪不與較及榜出皆老于場屋者然少
至達官璪初掌試坐王平章事任景肅解所帶烏犀

紅鞋與之曰公之門下有如公者可傳之及尊庇掌
試欲傳之則已失于林衍之亂買之市即其帶也士
林傳為異事子陞

陞字希元官至僉諫叅理容止可觀久在閣門時禮
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事親孝居官匪
懈不好飲酒嬉戲于聲色貨利淡如也善彈丸必命
中嘗與客坐遠見汲婦戴盆曰中人則傷中器則破
要令丸墮盆中耳彈發果然忠烈二十四年卒年五
十一謚貞慎子仁明仁全仁和仁琦仁明中門使仁
琦文化君仁和後改璪中第歷代言大司憲出鎮合
浦苛酷少恩民甚苦之忠宣元年以僉諫贊始寧君

卒謚章敬子搃右副代言總子名曼殊
曼殊恭愍朝補寶馬陪行首拜將軍累轉典法判書
辛禍時為密直副使楊伯淵獄起辭連曼殊杖配合
浦戍卒後以同知密直事出為慶尚道元帥又從我
太祖回軍有功遷知門下府事諫官許應等上疏曰
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而不孝于母人皆賤之又強
姦少尹崔秀瞻慶女又廉興邦雲奪人平州田及被
誅還為其主所有曼殊公然奪占使其主痛哭含冤
請令推鞠以厲風俗近憲司上疏以為宰相須用燮
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威加敵國者不爾不許入兩
府未知曼殊有一于此乎自今新拜兩府者令應教

別為一批錄其功德使士大夫皆知其拜相之由卒
昌只罷其職時人皆恨之倭二十艘來寇海州昌遣
我

恭靖王及曼殊禦之賜弓矢禍之移江陵也曼殊與
尹虎等押行恭讓即位策為功臣拜門下評理商議
又錄回軍功賜田及錄券遂兼鷹揚軍上護軍曼殊
嘗為巡軍萬戶鞠密直使李恬不敬之罪恬謂曼殊
曰爾位至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之何鞠
我為曼殊慚報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侍母奉養又
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司再論只削鷹揚軍
上護軍尋判開城府事遷門下贊成事鄭夢周既誅

曼殊以

太祖麾下率二百七十餘人上疏請籍夢周家產并治其黨從之憲司又言臺諫屢疏曼殊罪上不問罷遇日隆宜改心勵節猶不懲艾驕暴日甚若置而不問無以懲惡請鞫問正罪王止令流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許珙 恠 冠 錦 富 猷

許珙字韞匱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官至樞密副使珙幼聰明奇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墩薦珙及崔寧元公植並屬內侍為政事點筆員時號政房三傑轉國學博士元宗初授閣門祇候累遷至戶部侍郎與

修神熙康實錄十五年拜右副承宣吏部侍郎知御史臺事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娶珙女珙不聽衍逼之珙固拒衍以告王王召珙曰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許之珙曰臣寧受禍不敢嫁女于賊臣之家王義之曰卿善處之珙退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賸衍深啣之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遣妻在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為所害欲投河而死既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衍多殺朝臣無可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至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曰吾有事不能赴葬幸勿過遂委銓選珙注授得宜衍喜白王賜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

遜位表于蒙古蒙古知其誣趣王入朝面陳實情王
行至松站問從行臣僚曰至東京行省若問林竹廢
立將何以對珙及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順
衍意曰宜以表意對有度超者承宣弘之子也嘗為僧
歸俗娶李藏用孫女隨藏用如元欲媚于帝因訴曰
高麗承宣許珙上將軍康允紹將軍孔愉同謀欲叛
上朝帝命不花逮珙等與超對辨超服其誣遂杖之
進僉書樞密院事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珙
嘗要政堂文學尹克敏女死更娶妻弟之女養于家
者憲司劾之至是朝臣皆以新官制改銜謝恩命惟
珙未得謝歷判密直知僉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五

分遣都指揮事督造戰艦珙往慶尚洪子藩往全羅
子藩事未半珙已畢還子藩服其能遷叅文學事修
國史與韓康元傅等撰古今錄拜僉議中贊十六年
王在元珙與子藩留守王京哈丹賊將侵東鄙說言
賊已闌入中外洵々子藩等議避于江華公與崔有
滄獨不可曰今王今在京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
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
吏文証曰衆論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
命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國乎
珙歸家召子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從吾者非我
子孫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復都江

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
知識明年元遣兵追討哈丹珙亦舉兵應之積日不
下馬因得氣疾累月不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
謚文敬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僊誅之珙性恭儉不事
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群
居慎口慈處不倚坐如見大賓少常率一僕掩骼埋
骨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
女踰墻來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慚悔而返忠宣
二年配享忠烈王廟子程評冠寵富程東州事評後
改嵩官至檢校政丞陽川君卒謚良肅嵩子悰

許悰

悰忠烈養之宮中及長尚忠宣女壽春翁主悰少長
富貴能守禮好施忠烈朝拜守司空未幾罷以帝命
如元留三年忠宣時守司徒封定安君後復如元連
遭父母喪還國自是屏居日以醫劑活人為事忠肅
在元召入朝時忠宣自北還燕都握悰手泣曰吾惟
一女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間言此寡人所以鍾情也
因奉遣之忠肅還國加封定安府院君又從忠惠入
元留五年忠穆元年翁主卒哀過遭疾卒
冠忠烈朝登第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
不謝則聽赴舉冠授即將四年不謝婦翁宋玠曰宦
途多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予紙令赴試予雖屢舉

不中紙尚在何敢躁進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及放
榜召至簾前賜犀帶仕至戶部散郎贈贊成事子伯
陽川君伯子綱知申事綱子錦

錦字在中恭愍朝登第補校書校勘累轉禮儀正郎
卒禍時除左常侍尋遷典理判書未幾免性恬靜樂
觀書史不喜佛又不阿權貴與趙浚尹紹宗輩為忘
年友自少嬰疾不樂仕宦謹妃雖其姻親未嘗趨附
退居田里嘗傾貲劑藥凡有疾者無問尊卑輒施予
所療活甚多禍初立錦作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秦
世應難至萬年誰解在房雙陸夢緬懷擊楫大江船
十四年卒未五十士林惜之子惜

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舉子試取鄭乙輔等富不解
文字惟選榜頭一人餘皆以拆名先後第之防禁不
嚴檢閱劉世興入鎖闈第高下修撰鄭怡潛拆封彌
殊無國試體官至選部典書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
令朴元桂受人賂布百匹元桂訟于王王命蔡河中
等鞫之富言聽于判事李仁吉仁吉云我無是言相
持不服河中等奏富為妄子信順猷褚完猷從恭愍
入侍元朝及即位錄功為三等累遷判閣門事嘗習
八闋儀猷使酒拳毆速古赤御史臺劾之猷又叱辱
臺官王曰猷罪實重然今大會禮官不可闕姑令視
事臺官畏勢不敢復劾紅賊之亂為兵馬使以舊怨

殺將軍崔福良王聞而惡之未幾與諸將平賊及從
安祐凱還金鏞使人搃殺祐又斬金琳次及猷鏞止
之流崑配烽卒子瑞亦配烽卒尋召還官累密直副
使策扈從收復功俱一寺封陽川君時辛旽始用事
以猷誘訕譖王流清州又杖流瑞猷性酷暴妾與家
奴通割妾兩耳傷其兩目又鑿其奴兩目加刺鼻則
又割其勢令妾啗之聞者悚體事多類此

洪子藩

承緒

永通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璿之孫父裔官至同知密直
子藩敏達嗜學為宰相柳璩所知璩嘗謂曰君年未
二十已為堂後盍應舉以濟世科之美子藩遂應第

不中出為南京留守判官尋改廣東通判去必見思
又按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入為戶部侍郎元宗時拜
右副奉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豎
出納中外缺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臺省及士大
夫皆緘默自保子藩獨持說論時議多之王以天變
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釋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
免柰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如省
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剝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
奉御寶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面北上堂上
金壇為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奉曰承宣奉御寶
至貢院知貢舉或下階以迎或否今從何禮王曰有

寶宜下塔子藩至貢院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
貢舉不庭迎予不敢入坵曰承宣詣宰相宰相坐而
待之今乃起避尚過禮况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
晚坵不得已下塔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子藩不
恭坵起避可也遽尔下塔亦失大臣體忠烈不豫故
二罪以下配島者子藩曰去歲亦有赦赦不已數乎
恐犯罪者益衆京中見囚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今祈
恩別監命界首官放遣從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
事為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尊庇輸諸道
兵糧于合浦子藩募水手運以戰艦兵糧與戰艦一
舉俱集民頗得耕種元使哈伯那深服其能子藩馳

奏本道飢民多闔門餓死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邦
本至此何可忍視請發兵糧庫賑貸從之未幾知僉
諫府事陞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遷江華或以為一水
險未足恃中外洵：子藩修城飭備人賴以安二十
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令無何以中贊致仕又
明年復為右中贊條上便民十八事王嘉納之語在
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光
政院事俄復為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畫忠同
德佐理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
象牙杖忠宣在元吳初石天補得幸用事離間王父
子國人患之元遣斡事官帖木兒不花與宰相崔有

滄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父胄弟天卿天琪赴京
以子藩年老不堪乘傳令留掌國事詔王事無大小
皆聽子藩子藩數初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初害已
防備甚嚴初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相及萬
戶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吳玄良直入王所
執初出王使內人請留初諸宰相持疑子藩厲聲曰
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趨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
藩諫圍王宮叅理鄭瑳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力
耳何至用兵乎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為言乃悔之
忠烈欲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帝
不許乃還帝不知初已赴京遣兵部尚書脫帖木

兒來擒初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
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為可乎王曰然子
藩在側不敢言帖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
不能對帖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就王諫王對曰
吳初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
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木兒之來也
宰相出迎西普通帖木兒問曰洪宰相來否來則可
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三固辭于是相揖禮甚恭帖
木兒欲與同坐子藩固辭以為陪臣安敢與帝使並
坐帖木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
子藩復相繡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吳石之

黨數短于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君咨議都評議
司事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
師恣其亮謀諷丞相塔剌罕使子藩有滄庇金深金
延壽等從王入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
具陳惟紹等罪惡且欲奉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卒年
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祭之以文曰
扶桑之表陽谷一隅我祖間生開國定都子承父爵
三百餘年何今之人執迷罔悛獨咨嗟履險如夷
抗章宸陛深荷聖知姦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
非卿而誰後教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推
誠同德聖戴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止子藩

為人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金
俊與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力辨俊曰異哉世復
有寧馨兒乎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義者輒
固執已見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
不敢舞智子藩既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領餘可易與
耳為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黽勉從
之嘗問兩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類久不已珙謂
文貼隸事曰猫能捕鼠足矣蓋訛文翰非其任也子
藩作色而止人謂不相能及珙亡子藩嘆曰公謹止
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如許公者乎子藩先喪母事
父孝雖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或至再每

更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三為首相議論持正
有大臣風然王信謬任用不專後配享

忠宣王廟子敬順敬官至僉議贊成事謚良順順僉
議評理敬子承緒承演中承緒中第累官至正尹美
容儀嘗與辛育才爭田毆殺之其妻告辨偽都監承
緒逃乃徵銀瓶人以無狀目之承演仕至繕工副令
子永通

永通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與金景儒爭田景儒
先獲之永通怒夜抵其家奪六馬景儒訴官鞠永通
乃伏遂權罷永通附辛旽嘗餽遺伺候每旽出入必
騎從歷監祭大夫密直副使皆旽力也嘗管別軍行

八閩都省庭壇祭別軍攘奠物省吏訶止之永通縱
別軍亂擊省官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祿李塹正
言鄭登安勉俱見傷血濺屏禱右司議卓光茂劾永
通嗾別軍凌轍諫官是可惡孰不可惡請廢為民籍
其家賴旽營救得免德隣等反以辱命見罷及旽誅
憲府以旽党請誅之王不從止免官既而流之辛禍
初拜門下評理商議封南陽君尋陞贊成事商議賜
純誠勁節協贊功臣號一日禍御報平廳謂永通曰
任用耆舊欲聞嘉猷卿何無一言永通汗出不能對
未幾判三司事拜門下侍中九年乞退明年判門下
府事永通家奴苛酷酒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梓其

髮妻又與贊成事都吉數家奴爭田祖拔劍相擊其
縱奴不法類此十四年領門下府事人皆謂貪婪如
永通尚免林蘆之禍既不見斥又位上台真福人也
辛昌初領三司事恭讓卽位卽舍言永通與邊安烈
謀送請置極刑不報復言永通党附李仁任與林蘆
同惡相濟群亮就戮而永通以禍姻戚獨保首領又
與安烈謀戴辛禍是天地所不容願折以大義不乞
諫官力爭罷職尋復領三司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鄭可臣

鄭可臣字獻之初名興羅州人父松壽鄉貢進士可

臣生而穎悟讀書作文頗為時輩所推嘗隨僧天琪
來家貧窮無依寄食天琪天琪憐之求贊富家無應
者太府少卿安弘佑許之約既定後悔曰吾雖貧士
俗豈可納鄉貢子未幾弘祐死家日貧乃許天琪執
天琪手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燃薪爇之草屋數間
而已天琪歸且哭曰噫鄭生至此耶高宗朝登第累
歷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制羅州人稱錦城山
神降于巫言珍島耽羅之征我實有力賞將士而不
我祿何耶必封我定寧公可臣惑其言諷王封定寧
公且輟其邑祿米五石歲歸其祠遷左司諫大天時
李珍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耻與同

朝乞歸養毋至再三王慰諭以遺物論多之尋召還以秘書尹為必闕亦拜承旨監察司言諾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民苦今皆藉上供歛民細楮皮幣脯果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于地紙有何弊可臣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于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欲使儒生披堅執銳遠從征役恐虧盛德王然之時有天變伍允亨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可臣謂廉承益曰天

變豈浮屠法所能禳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不知但難言耳歷密直學士政堂文學十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行一日帝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喚可臣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討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于是授可臣翰林學士

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春遇日陰數輟珍膳賜之
或天寒賜以貂裘帝使翰林學士撒剌蠻問可臣本
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祖皇帝肇興朔方有遼孽
金山王子者自稱大遼奪掠中都子女玉帛東走江
東城拒守朝是遣哈真扎刺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餽
餼不繼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搗師殲其醜虜因
奉表請為東藩太祖遣使優詔答之仍諭汝國人不
能寒暑來聘固難其貢獻方物朕當使人來取之此
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六年帝又召見世子于紫
壇殿可臣從帝使之坐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
宜著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

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
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可
臣即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
醺及海東人帝嘉之輟賜御羹世子凡入見必令可
臣從帝嘗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
所產惟米布若陸輸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
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
惟補國用可給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
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况其人不習海
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尋拜僉議贊成事二
十二年加中贊時副知養直崔冲紹以世子命將設

公主穹廬就壽昌宮基築壇繚垣大興工役地方凍
取土無所掘一穴人輒爭趨壓死者衆又沿路墻屋
皆令覆瓦冲紹興可臣李之氏崔有滄朴義等督役
甚急民苦之二十四年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
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司空既而暴卒謚文靖性
正直端嚴處事精審在政房諳練典故品題詮注皆
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扁所居曰
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止如書
生及為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驚悼或謂王之
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有言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
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道責可臣憂懼飲藥死後配

享忠宣廟子倬佺佖億儼

安珣 于器 牧

安珣初名裕興州人父字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
直副使致仕珣少好學元宗初登第補校書郎遷直
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珣陷賊賊素聞名將用
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者罰珣以計得脫王羲之
嘉賞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奉院
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御史忠烈元年出為尚州判官
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
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唱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
雖守令亦然至尚珣杖而械之巫托神休以禍福尚

人皆懼珣不為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嘗
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我屬邑吏子何辱我耶謀群
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珣狀貌出語曰我聞人多此公
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廣使褒其政清遂徵為版
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史又選為禿魯花例陞國子司
業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帝命為征東行省員外郎
尋加郎中本國儒學提舉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
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累遷僉議叅理忠宣即位
拜叅知機務行東京苗守集賢殿大學士雞林府尹
復為叅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珣從行一日帝召
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為首者入對珣入丞相傳

旨曰汝王何不近公主乎珣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
知今日以是為問豈足于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
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耶不復問二十六年
拜贊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贊令引年致仕
尋復為贊成珣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
先教育人才今養賢殫竭無以養士請令六品以上
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婦之庫存本取息
為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王出內庫錢教助之密直
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
憲萬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是誰教耶若
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尔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

可乎世聞之慚甚即出錢珣又以餘資付博士金文
鼎等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
經諸子史以來且薦密直副使致仕李愷典法判書
李瑱為經史教授都監使于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
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
動以數百計有諸生不禮先進珣怒將罰生謝罪珣
誓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體老夫意因引
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化
服我為人耶三十二年復以僉議中贊致仕卒年六
十四謚文成及堇七管十二徒素服祭于路珣莊重
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承順惟謹不

敢爭嘗以興學養賢為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
懷喜賓客好施為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金怡白
元恒未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賢李
異同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必貴且壽異
則不年矣果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
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忠肅
六年遂以從祀文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贈學錢豈可
以此從祀其門生辛歲力請竟從祀于器忠烈朝
登第累遷國學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宣以珣
扈從入朝不久而還銜之將罪于器會赦免忠肅即
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無何罷于器以元尹趙珣

代之珣方為忠宣所寵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
惜之嘗出鎮合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贊成事
卒遺命薄葬子牧

牧登第忠肅時判典校寺事嘗出其妻元使禿萬館
于家問其故牧具語之禿萬曰婦人髮長意短何足
過耶諺云一女怨天六月降霜子其思之牧感其言
遂為夫婦如初累遷密直副使恭愍時封順興君卒
謚文淑字元崇

薛公儉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慎登第以吏幹稱官至樞密院
副使慎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登科封國大夫

人公儉初調喬桐監務選補都兵馬錄事高宗末登
第官累禮部郎中元宗朝拜軍器監從世子如元以
功累遷右副承宣忠烈初進密直副使為必閣亦歷
監察大夫知僉諫府事尋陞參理引年乞退加贊成
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謚文良性廉謹
正直接物以恭持己以儉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雖
素不知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
卧疾蔡洪哲往診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
曰自吾輩望公所謂壞虫之與黃鶴配享忠烈廟子
之冲贊成事

俞千遇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又改証長沙縣人高宗朝登第籍內侍尚書金敬器之薦于晉陽公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遂為門客累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微誅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行民必受病沆然之寢其事蒙兵來侵將徙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遺千遇銀瓶三十得不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理何貪汚至此配于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母賂金承俊珍寶請召還承俊言于其兄仁俊曰今政房崔允愷模稜少分辦其餘新進無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召還千遇又厚賂寵臣復入政房為兵部侍郎元

宗初拜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引同年田文胤為殿中侍御史崔牧為正言衛社諸功臣以為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相援于是始構隙功臣多倚仁俊請官其族千遇每以義柳之功臣皆怨有白就文者嘗于千遇門下登第娶內僚金衍女衍即仁俊舅也衍請仁俊以就文為海陽府錄事仁俊許之千遇不聽大將軍吳壽山勇而暴亦為其甥朱然求海陽府錄事千遇以然無才望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冲若墜馬壽山欲躍馬蹋殺之大將軍朴瑛救免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于朝曰俞承宣擅政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諾武人

會禮賓省伺之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呼
壽山曰予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承宣是不
有主上與令公也而可乎令公指仁俊于是皆散千
遇弟將軍元勳與即將鄭守卿謀去仁俊事覺仁俊
囚元勳召問千遇曰公弟欲殺我知之乎曰弟之所
為兄豈不知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
謀者曰某人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之我
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謂我食弟自
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若言不知祇益人疑今以實
告何責為且我國知公之愛母也昔我弟享客公獨
不嘆柿問其故則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矣

只罷其職殺元勳千遇久典機要多受四方餽遺遂
致富罄其所蓄作佛事于禪涼寺為仁俊祈福蓋欲
免懷璧之禍也歷知門下省事叅知政事時林衍議
廢立歷問宰相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
復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竟不
從及衍子惟茂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
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雅欲固守得乎惟茂
大不悅會惟茂誅不及禍後忤達魯花赤流仁勿臬
語在柳墩傳未幾召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
位革官制降授叅文學事判版圖司事王將冊公主
千遇名其殿為元成伍允孚言于公主曰元成者顯

王妃謚也用為殿額不祥公主怒千遇因左右解之
曰臣誠不知其然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再世耶遂
諷王以謂帝女下降實為罕古宜獻湯沐邑公主喜
曰蒙古之法名非所諱遂不問千遇體短小聰明耿
介少與柳墩齊名然其德器不及墩遠甚性多机辨
言與行違貌雖勤恪內實不然而人謂其孝友信義但
釣名耳其局量淺狹務勝于人有不得輒愠見睚眦
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為史官不修史藁曰當時
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為我蒙恩厚何敢傳其惡于後
世卒年六十八謚文度無子外孫朴顛登第官至贊
成事清簡自守信淳屬

趙仁規

瑞

連

德裕

璘

廷壽

瑞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人母夢日入懷因有
身生而穎悟稍長就學畧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
者習蒙古語仁規與是選以未能出儕輩閉戶三年
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忠烈時仁規
使麾下卒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為獮戶民之逃賦者
多附之歲納獮皮于教成宮半入仁規家南京司隸
李益邦因介三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吏裂擲宮教公
主怒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遣將軍林庇鞠之庇
具得其實以復公主還民元籍流二人尋釋之有宰
相奏虜坊之害王怒欲請回之見信于帝者分掌

鷹坊令宰相不復言仁規力諫而止拜右承旨王上
書中書省曰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譯朝廷詔勅文
字無有違誤予昔侍天庭終始隨從又事公主恪勤
朝夕請賜牌面充王京脫、木孫兼推考官顏日元
以為宣武將軍王京新事脫、木孫賜金牌王教曰
仁規當東征時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天子授寡人
中書左丞相又賜群臣都元帥萬戶千戶金銀牌皆
其功也宜別錄功賜田民子孫起等錄用王嘗御南
門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仁規素與方慶權勢相逼
至是乘機潛奏之乃囚方慶于廵馬所歷知密直司
事僉議贊成事都評議錄事金溫妻夜竊姊家財被

執姊夫與仁規為姻婭仁規縛溫妻杖之人皆非之
王欲拜中贊仁規曰君恩雖至重洪子藩以德望為
冢宰既久臣遽處其上如衆議何固辭乃止未幾拜
中贊尋為左中贊宰樞條上時弊三事王怒仁規恐
禍及已密告王曰前上三事非臣所知請鞠之王囚
都評議錄事李紆廵馬所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
宗秀痛加拷掠紆誣以李混對混生此罷二十四年
加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為忠宣王妃
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妻教巫呪咀
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己女公主下仁規及其妻于
獄元使遣使鞠仁規又鞠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

執仁規及女婿崔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
館元杖流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
以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為咨
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宣忠翊戴輔
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啟曰趙仁規年高德劭
為國元老許朝會玉帶傾蓋侍從贊不名劍履上殿
國有大事僉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
及中贊崔有滄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年
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美風儀寡言笑涉獵傳記
初國人雜學蒙古語未有善數對者我使如京必令
大寧總管康守衡引入奏仁規嘗獻畫金磁器世祖

問曰畫金欲其固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
耶對曰磁器易破金亦隨毀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
命自後金磁母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解國語如
此何必使守衡譯之有王人與我國蓄憾欲改土風
愬帝事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敷奏明辦事遂寢西北
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專對之功王每有奏請必遣
仁規凡奉使者三十頗著勤勞然起于微賤驟秉鈞
軸為人外似端莊恬正以故得幸嘗出入王卧内多
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婿皆列將相人
無敢比者及邁疾子婿迎醫診視仁規曰我發跡行
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為時諸子

在元惟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勿忿
爭取笑于人待汝昆季來具訓之永為家法子璉璉
珣璉

璉性英敏豪邁父夢大星墜其家遂生璉故小字星
來忠烈朝中第臨軒唱名賜犀帶忠宣為世子時宴
西原侯璉與金光佐車元年皆以善歌與烏光佐以
黍離柝舟間歌雙燕曲閔漬以何彼穠矣補之自是
內殿有宴必歌此曲璉與光佐元年俱罷幸二人賤
者不足道璉以相門儒士與之為伍時議劾之除直
寶文署累歷華要至右承旨及仁規以趙妃事被逮
留元璉從之一日車駕出璉率諸弟謁道左帝顧問

嘉之尋許仁規還累遷同知密直入賀千秋節帝授
懷遠大將軍高麗國副元帥賜三珠虎符璉女遠元
寵相也兒吉尼故有是命及還王亦拜檢校贊成事
加壁上三韓三重大臣大司憲封平壤君璉與都元
帥金深上官用行省丞相儀仗人譏犯紀忠宣五年
以三司徒卒謚莊敏子宏千禩千祐
璉字溫仲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忠肅朝拜僉議
評理轉贊成事王如元見留曹頓與蔡河中等左右
潘王譜王萬璉璉與弟延壽及金元祥等德惠織成
璉受元命為高麗王府斷事官佩三珠虎符王嘗在
元璉權省事者凡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使氣逞暴

璘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于潘王臣
節不完謚忠肅子德裕襲父爵為王府斷事官性清
白不畏強禦不慕榮利雖親戚故舊至當國則絕不
相往還官至收圖判書卒子照璘請恂捐浚浚自有
傳

璘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策勳為一等累遷鷹
揚軍上護軍倭寇喬桐璘又擊走之時辛旽當國人
爭附璘未嘗一詣其門嘗試旽為老和尚與知都僉
議吳仁澤班主尹承順等謀去旽事洩杖流南裔沒
為官奴後又與密直金精謀誅旽旽訴王請杖之遣
其竟孫演殺之以病死聞及旽誅王乃召承順拜鷹

楊上護軍承順還京謁璘母號慟以玄冠素服收葬
璘骨聞者莫不嘆之王嘉承順信義仍遣承順祭璘
墓曰惟爾祖貞肅公仁規相我先王功在社稷爾自
妙年亦佑寡躬己亥以來廉役不從厥有成績世繼
其美予嘉乃忠伴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旽悍爾
義勇逆汝遐陬卒至隕命及旽伏辜知汝至此茲極
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忱

璘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命囚尋
釋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為密直副使兼大司
憲金英甫弟僧山同倚兄勢驕恣住大寺蓄數妻延
壽囚其妻鞠之黃州牧使李緝妻潘氏尚書永源女

也緝嘗在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緝讞却究理將
置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于忠宣數下旨沮之尋
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業院人皆羞
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為三司左使先是元沅流魏王阿
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
遣使命所在苗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
懼亡匿使怒欲以送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
以貳于潘王籍沒其家杖流于嶺既而以帝命赦之
十二年卒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氣其弟僧義璇奪
占寺院贊成事扑虛中坐都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
虛中執不可延壽遂辱罵之高峯縣吏愁萬依延壽

勢避吏役與延壽家奴苛強姦成均生周顛女顛告
巡軍杖殺之延壽貪財好色嘗與密直白元恒私取
行宮盤纏金銀等布用之為世所鄙子忠臣平壤君

瑋

瑋字季實生九歲以父任權務昌禧宮五轉為大護
軍忠宣朝拜密直代言忠肅時歷讞却搃部典書忠
肅與潘王構釁或間瑋授元尹置之散地事定王知
無他拜知密直後遷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封平
壤君屏跡日與親故譙集忠惠二年或誣瑋與客議
國事王怒貶牧福州督遣不許一刻留瑋倉皇馳赴
因得疾忠穆三年進封府院君明年卒年六十二忠

肅僂勤委政宰相瑞務存大體不顧細瑣發言侃
人服其公謂有父風

列傳卷第十八終

卷之四